

父親

最近看
「我的父
親」文集，其
中一本有關父
親之百年文選，
有些以前未曾看
過，今閱畢整本，真
誠感人，心思蕩漾不已。

文選縱深百年、經歷戰亂、
兩岸三地、日治時代與國民黨時代之
台灣。雖然所描述的父親背景、教育水準有極大
的差異。但從中享受到的濃郁親情，卻是一致的。
更可回憶百年華人社會與家庭父子關係之變遷。

其中一篇朱自清寫他的父親「背影」一文，
當年初中課本已編入教科書中，屬必背誦的白話
文，創作於民國14年，寫一個當時失業潦倒的文
人父親，送別作者在月台的一幕。特別是父親唯
恐對子女照顧不夠週到，一再叮嚀，且託茶房隨
行照顧；又怕他口渴，於開車前特別移動他肥胖
的身軀，爬過月台爲了買幾個解渴的橘子，那麼
吃力地兩手攀月台上面，兩腳向上縮，把他肥胖
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他看見
父親的背影，朱自清眼淚很快流下來…。

當時朱自清還嫌他父親迂腐、嫌他囉唆，處
處自己以爲是，總覺得父親說話不夠漂亮，非自
己插嘴不可。其實捫心自問，自己不也患這個毛
病嘛？天下父母心！作子女的何嘗了解！

尾段朱自清在北大唸書不久收到父親的信，
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厲害，舉
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他
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
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
能與他相見！」，一個傳統中國讀書人真情的一

幕。不禁想起了對近期記憶逐漸退化中的年邁父
親，久久不能自己。

另一篇是輔大校友吳念真的「多桑」（日語
父親），代表著另一類型之父子，一位本省籍礦工
父親，經歷過日治時代及國民政府。念真則是國
民政府後新生一代青年，跟我許多同儕的本省同
學家庭頗爲相似。老一輩本省人對日本政府有著
無限懷念與崇拜，一直惦念他小學日籍老師及愛
乾淨的先生娘，雖然沒有他們的確切住址，也想
在有生之年去看看他們、富士山和日本皇宮…，
特別是後面二處從小在書上看過照片，卻未曾親
自到過。

只可惜，他父親要到日本觀光前4天，意外
地再度病發，取銷行程。病危時，念真還告訴他
的多桑這要靠你自己了，拼過去就好了。「出院
我們一起去日本！」

最後在他父親過世後，念真果然信守承諾，
帶著多桑的相片，讓他在8000呎的高空中看他思
念了一輩子的富士山。元月12日，念真又帶多桑
到日本皇宮前，把他放在松樹下，讓他慢慢看，
他心裡想著，如果多桑活著站在這裡時，他將有
什麼舉止呢，是看一看說：「喔！就這樣啊！」，
還是恭敬地行一個90度的日本大禮？

看了這二段文章，想到我年邁95歲日漸孱弱
的父親，他現在想的是在天堂的母親、過去年輕
的戀史、或對日抗戰時中山大學遷校至大後方之
種種，還是對故鄉中山縣之嚮往呢！一個老人家
對近期記憶逐漸退化，但對往事回憶卻是歷歷在
目、有血有淚，這不正是吳念真的「多桑」，一直
嚮往年少印象中日本的情境一樣嘛！

台灣多少一批又一批移民或難民，存在著無
法落葉歸根的無奈！畢竟政治立場是一時的，人
性本善，父子親情至愛，不論本省人、外省人，
華人或是外國人都是一樣的啊！